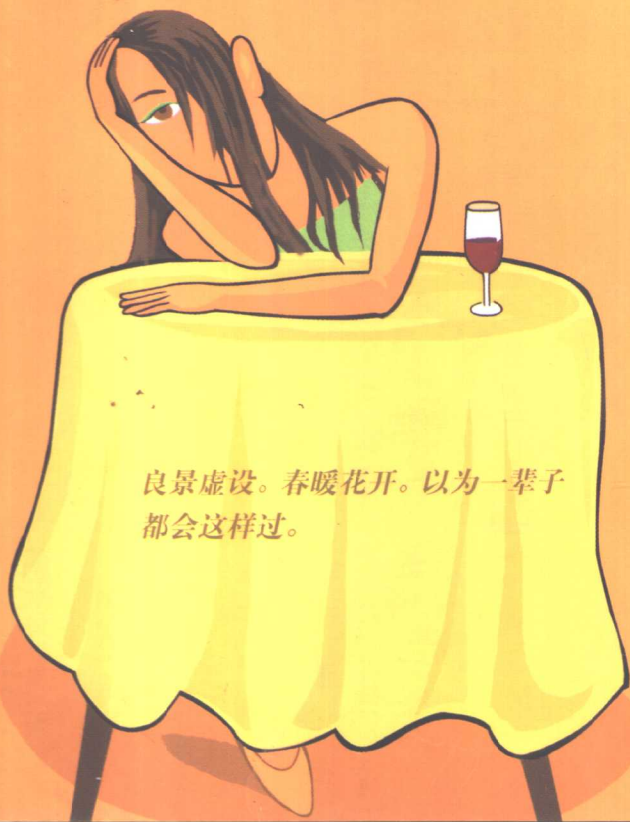


隐忍的生活

著 菊开那夜



良景虚设。春暖花开。以为一辈子
都会这样过。



城市蓝调小说

隐忍的生活

菊开那夜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隐忍的生活/菊开那夜著. -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2. 8
(城市蓝调小说)

ISBN 7-5442-2082-6

I. 隐… II. 菊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2115 号

YINREN DE SHENGHUO

隐 忍 的 生 活

作 者 菊开那夜

责任编辑 袁杰伟 杨 雯

策 划 Babe & Blue 手工坊

封面设计 吕贝卡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5350227
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丰润印刷有限公司印装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9.75

字 数 210 千字

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42-2082-6/1·415

定 价 20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手续·····	1
花边·····	13
暗涌·····	23
败局·····	33
都是枉然·····	45
一直向北·····	57
禁锢·····	77
是我不要她·····	87
再编个故事骗骗我·····	97
出汗·····	113
旧欢·····	125
绝望·····	135
至死不渝·····	175
千疮百孔·····	193
十指纤纤·····	203
幸福疼痛·····	213
谁是良人·····	223
隐忍的生活·····	233
墙壁·····	243
取暖·····	277

肌肤贴近的一刻，藕色的醉意猛然褪色，也许曾经互有好感，但缄默太久，在岁月里早已失去光泽。经过多年纷繁的人事，各自有了自己的轨迹。

俱往矣。

藕色轻轻推开卓政的同时，看到了门边有一个女子寂寥地站着，她默不作声。

手

续





这很像一个噩梦。

信岩坐在身边，哀恳地看着她。藕色恍惚地走进卫生间，在浴缸里蓄满温水，身体慢慢沉入水中，整理刚才信岩所说的话。出来时她漠然地站在信岩面前说，那么我们离婚吧。声音轻柔而坚决。

藕色关上卧室的门，客厅的灯一直亮着。

第二天清晨，藕色俯身去看沙发上睡着的信岩，多么熟悉而陌生的脸。

结婚仅一年，婚姻关系不过是一张纸。他们爱了许多年，以为他便是她的天，永远不会变。可他还是会上别人，那个西安的女子。

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那年坐在南大的草坪上，信岩问藕色有什么梦想，藕色想了很久，说出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约。

信岩握住她的手，无限温柔地说，我会给你安稳。

藕色笑，当真？

当真。

毕业后当真嫁给了他，只不过一年，却发现他与别的女子关系暧昧。

医院是个散发着特别气息的地方。藕色在三楼找到了袁

绛年，她们不久前见过一面，当时在信岩的办公室里。袁绛年容颜清秀，眉目如画，笑起来右边唇角有一个酒窝。她把一份文件呈给信岩签字，然后对藕色笑了笑，退出。

藕色有些疑虑，如此可人的一个未婚女子，是否会给自己造成麻烦？念头一闪而过，并没来得及展开，两个月后却突然得到证实。袁绛年自杀未遂，此事与信岩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信岩在藕色的逼视下和盘托出，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全部细节，包括曾经给袁绛年买了大衣、项链，陪她去海南玩了一周。

藕色静静地听着，心里却如马蹄疾驰，过去他编织这么多的谎言安抚她，只是为了呵护另一个女子，原来自己得到的感情早已不复完整。

如果不是袁绛年一气之下服食安眠药，把局面猛然摊开，自己还会在欺瞒里继续安稳的生活。

病房里光线很暗，邻床的两个病人毫无声息。

袁绛年面容苍白，充满戒备地看着她。藕色放下水果，站在她的床前，原想客气地敷衍几句，可是脱口而出的还是冷冷的责问，我会和信岩离婚，你要的结果是不是这样？

袁绛年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，撑着身体往上挪了挪，声音慌乱地说，不是，我并不想破坏什么。

藕色摇摇头，袁小姐，他为了你背叛我，你为了他轻生。我还要这婚姻做什么？

纸一样，一撕即碎的婚姻。

袁绛年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同样是女子，藕色的心一下子柔软了。她也是痛的，不然不会万念俱灰，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她也是痛的，不然不会走投无路，只剩下自杀一途。



愧疚的人应该是信岩，他辗转于两个女子之间，都欠了一个交待。

藕色回到家，只见桌上放着张纸条：藕色，我到重庆出差。两周后回来，勿念，保重。

藕色把纸片揉成一团，用力往地下一扔。真是个懦弱的男人，连直面的勇气也没有，丢下崩溃边缘的婚姻，以及刚脱离危险期的情人，仓皇地逃进工作中。

这就是他历来的行事风格，以为躲得过一时，便天下太平。以后事过境迁，便无人追究。拨他的手机，果然是关机。

当初喜欢他，是因为他的温柔。婚后才发现，温柔有如此多的负面。事无巨细，都一味推脱。藕色去意已决，只等着信岩回来办离婚手续。她不能容忍欺骗，更不愿与人分享一份感情。

藕色不快乐的时候便会想起卓政，他是那样的洒脱不羁，仿佛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他。卓政也是优秀的，他在闹市区开了家酒吧，实现了大学里的梦想：赚钱，赚大钱，快乐地赚大钱。

卓政常常说，行乐需及时，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。说得一本正经。藕色讽刺他，你应该在背上刻四个字。卓政挑了下眉毛，藕色之家？藕色“呸”了他一口，刻上寻欢作乐四个字！

卓政哈哈大笑，他笑的时候会把头略微仰起，眼角有细细的皱纹。藕色觉得男人还是应该有一点皱纹，沧桑而踏实。

下班后踱到卓政的酒吧，快要过圣诞节了，卓政正在装饰圣诞树。

怎么穿得像只粽子？卓政一见藕色就咧开嘴没心没肺地笑。

太冷了。藕色搓搓手，打量那棵喜气洋洋的圣诞树。

卓政走进吧台，给藕色倒了一杯红酒暖暖胃，也许会下雪，可惜南京的雪下得没有前几年痛快了。

每年下雪藕色总会没来由的伤感，大三的时候她和卓政坐在化学系的楼梯上看着雪拼了命地往下落，藕色说老天爷有什么伤心事呢？卓政说老天爷在为我抱不平，为什么大好青年没有良缘。藕色忍不住笑了，卓政一把拉起来她往冰天雪地里跑，藕色大叫起来，你干嘛啊，神经病！

卓政站住了，松开藕色说，我们在这里站十分钟，看看对方成雪人的样子。藕色冷得直打哆嗦，雪纷纷扬扬地扑面而来，撑了五分钟嚷着要走，卓政大声地说，太小气了，连十分钟都不肯施舍给我！

两人一身洁白地回到室内，卓政问藕色下午是否有事，藕色说有啊，我和信岩约好打雪仗。卓政嗯了声，藕色扬起湿漉漉的脸看卓政，他脸上的雪也融化了，同样湿漉漉的脸。

这个情景一直在脑海里徘徊不去，藕色看着卓政怔怔出神，卓政推推她的手臂，拜托，眼睛怎么色迷迷成这样？

藕色白了他一眼，正色问道，你和姜小姐怎么样了？

姜芳泽在电台做DJ，二十五岁，皮肤极白。卓政有时开玩笑时说，僵尸一样的脸，我晚上抱着你睡真有点怕。

他们的交往始于偶然，喝得半醉的卓政突然吻了一下姜



芳泽的脸，在她怔忡时轻声地说一亲芳泽，一亲芳泽。手抚过她的肌肤，肤白如玉，这一吻衍生出一场爱情。

卓政走回圣诞树前，一边细细欣赏一边对藕色说，老样子，哪天高兴，就把结婚这事给办了。

藕色不由得微笑，结婚离婚，其实都是一个简单的手续问题而已。

你爱她吗？藕色转着手中的杯子，淡淡地问。

这不是把我往谎言里推吗？卓政似笑非笑。

爱？不爱？藕色转过头，存心追问着。

卓政双手抱于胸前，悠然地说，爱是做的，不是说的。

看你那人模人样的架式，真疑心是自己听错了，藕色笑着，没有得到确切答案竟然欢喜起来。

藕色和芳泽初次见面就互不喜欢，碍于卓政便客气地敷衍了几句。卓政笑着说假得让人冒汗，这虚伪赶紧给我打住。两人讪讪的，均自转过头去。她们后来也一直停滞于点头之交。

过了三天，袁绛年竟然来报社找藕色，她穿着件灰色的长大衣，依然苍白。

出院了？藕色低声说，我们到外面去谈。

冬天的阳光平淡无力，寒风在这条长街上肆意来去。藕色不知不觉裹紧了衣服。

周小姐，我要回西安去了。袁绛年停下脚步，看着藕色。

藕色一愣，情节发展出乎她的意料，她做了退步，与之有关的两个人却相继离开。这如同是涂了层喜剧的色彩，原

来没有人需要她的成全和牺牲。

我和信岩的事，是我太任性了，对不起。

藕色望着她，离开前来忏悔一下，以求心安理得？

我们大吵了一场，伤心至极才会想不开。可这疼痛过去了，也便清醒。在医院里我想了许多，决定回西安了。袁绛年展开一个释然的微笑，右边唇角那个酒窝清清楚楚地出现。

信岩知道吗？藕色犹豫片刻，问道。

绛年低下头，声音一下子变得委屈，打过电话了，他祝我一路顺风。

平安夜下起了雪，藕色坐在卓政的酒吧里喝杰克丹尼尔。酒吧里人声喧哗，两个男人在玩猜拳，输的罚一杯赢的赏一杯，反正是对饮。

一帮英国人笑声迭起，藕色隐约听清几个单词，转眼又迷惘了。

卓政在和两个学生模样的女孩聊天，其中一个红毛衣的女孩显然对卓政十分倾心，一个劲儿地笑。另一个神情呆板，不断地上洗手间。

坐在圣诞树边上的那对男女，仿佛是情人关系。男的东张西望，女的偏胖，是那种年过三十身材垮掉的无可救药的体态。

只有藕色一个人落了单，卓政有心要陪她却舍不得红毛衣，装了盘花生给她，任由她自生自灭。过了一会儿两个女孩留下电话号码，恋恋不舍地走了。

卓政这才走到藕色面前，双手一摊说，没办法，生意难

手

续

7



做啊。藕色举起手中的酒杯，我也是买单的客人，怎不见你对我献殷勤？

我请你就是，卓政笑着，就当是圣诞礼物。

藕色突然想起来一件旧事，大二那年的平安夜，许多人一起站在舞池里倒计时，踩爆了无数只气球，音乐开得震天响，场地简陋然而整夜都激情四溢。

卓政，有一年平安夜，你说要送我一件礼物，后来又说丢了，到底是什么？

卓政顿了顿，淡淡地说，太久了，哪里还记得？

不，你一定记得，告诉我。藕色侧过身体，若有所失的感觉泛出来，像丢了糖果的孩子。

那年，信岩送了你什么？卓政取出打火机，点了支烟，青蓝色的火苗稍纵即逝。

是个音乐盒，打开时里面的天使会说我爱你。

喜欢吗？

非常喜欢，直到现在还放在书桌上。

当年其实我也买了同样的礼物，信岩先送出手，你那么快乐，神采飞扬。卓政酝酿出一个大大的烟圈，然后举起左手在空气中挥动了一下，烟圈扭曲了形状，迅速消亡。

在倒计时前，卓政对藕色说，等着，我去给你拿圣诞礼物。卓政刚走开，信岩就穿过拥挤的人群把漂亮的音乐盒放到藕色手中。灯光映照在藕色的脸上，她小心翼翼地打开音乐盒，纵然四周喧哗，那娇脆而天真的声音依然清晰响起，一遍遍重复着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……藕色欢喜地抬头望向微笑的信岩。

卓政隔着人群看到这一幕，呆立了半天，神情黯然地离

开。经过图书馆门口，顺手把那只与信岩一模一样的音乐盒丢进了垃圾箱，同时也丢掉了对藕色的追求。爱恋没有来得及表白，就已枯竭。

藕色的心一点点痛了起来，终于知道错过的是什么。这些年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和卓政仿佛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。

静静的坐着，卓政耐心地给她调着各种酒。他从未如此温柔过，如果当时他先说我爱你，如果他站在原地陪她倒计时，如果他执意把礼物送出手，他们之间会不会有所不同？

凌晨两点，客人相继散去。藕色喝了各种鸡尾酒，半是醉意半是困意地伏在冰冷的吧台上。

卓政推推她，怎么样，还行吗？藕色微微睁开眼，伸手去摸卓政的脸。卓政俯下身，吻落下来，温热的吻烙在绯红的脸上。

肌肤贴近的一刻，藕色的醉意猛然褪色，也许曾经互有好感，但缄默太久，在岁月里早已失去光泽。经过多年纷繁的人事，各自有了自己的轨迹。

俱往矣。

藕色轻轻推开卓政的同时，看到了门边有一个女子寂寥地站着，她默不作声。

卓政顺着藕色的目光转过头去，姜芳泽这才缓缓地 from 阴影里走出来，整个轮廓分明了，那张白皙的脸面容平静，刚做完节目，来等你一起回去。

一瞬间，藕色感觉到彻骨的凉意。彼此的敌意，原来是此时尴尬局面的未卜先知。

藕色连忙抓起皮包对卓政说，那我先走了，谢谢你的酒。藕色略有晕眩，但她努力稳住自己的步子，经过姜芳泽



身边时，一种难言的嫉妒掠过心际，她如今只能先行告退，把卓政拱手奉还。

那个拉着她一起淋雪的卓政已经成为了过去，她嫁给信岩时，卓政在婚宴上低声说，看牢点，像我这样老实的男人已经不多了，藕色抚住嘴笑。言犹在耳，卓政所说的却一语成讖。

圣诞节后，信岩如期返回。他从重庆的风光说到飞机上邻座的香港人，足足有二十分钟。仿佛不记得袁绛年，不记得自己丢下的一个残局。

藕色扬了下眉毛，可以让我说句话吗？

哪句？

还是那句，我们离婚吧。藕色靠在沙发上，一字一顿地说。

话音刚落，信岩迅速抓住她的手，藕色，原谅我，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了，那已是过去了的错误。

你不曾爱过她？藕色抽出手，紧盯着信岩的眼睛。

不曾，信岩决绝的态度令藕色吃了一惊，两周前他说起与袁绛年的交往时，分明是有着感情的，什么令他有了如此转变，害怕两头落空，还是权衡了利弊？

隔了会儿，藕色说，如果我是她，会掴你几个耳光。

信岩一脸懊恼，软语哀求着说，藕色，我们是夫妻，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。

藕色慢慢摇头，信岩，我无法说服自己原谅你。

信岩立刻从中听出了周旋的余地，藕色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慢慢等你原谅。

藕色不语，她皱紧眉头，原先非离不可的决心由于袁绛

年的离去，以及信岩的软语相求渐渐受了动摇。离还是不离，成了一个折磨藕色心力的悬念。

关系僵持了一月有余，同一屋檐下却行同陌路。信岩战战兢兢诚惶诚恐，乖乖地拿了被褥去睡沙发，藕色一回家就回卧室听钢琴曲，信岩则坐在电视机前看各种无聊的节目。藕色躺在床上想，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呢，他们都失语了，成了一幕哑剧。

当藕色静下心来设想离异的可能时，恐惧一点点放大，直到淹没了勇气。一旦离婚必须面对双方家长、财产分割、社会舆论等不可避免的问题，还有她已经习惯的家，习惯的床或者习惯了上下班路线，安稳的生活将因为离婚而面目全非，原有的一切被流放，无所适从的日子却显然会跟着她许久。她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调整自己，重建生活？女人是经不起折腾的，只有在现世安稳里才可能岁月静好。

离婚，怎么可能只是一个手续问题？

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脉相承，分不清哪些是他的，哪些是她的，他们用的香皂都是同一块。

正当两人的生活陷入困境时，藕色的表弟摆酒席过二十岁生日，她迫不得已和信岩在人前扮出恩爱的样子。信岩欢喜之余多喝了几杯，回到家中直往卧室里闯，藕色略一迟疑他便躺在了床上。睡下时他的手试探地伸过来，见没有遭到抗拒便搂紧她。

他们到底和好了。

这样的情节许多夫妻都经历过，一方出轨低声下气，另一方愤怒之后却不得不委曲求全。玉碎需要太大的代价，凭着一时的勇气去支付，也许将后悔不迭。不如等一等，缓过

神来也就咽下这口气，换来天下太平。

卓政听藕色讲完婚姻中的一次暗礁，啧啧有声道，这已是最好的局面了，细想一下何尝不要偷笑呢？

藕色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我是无辜的啊，你不安慰我？

袁绛年要的人在你身边，信岩外遇的把柄在你手中，也许从此收了心，反而加固了婚姻的安全系数。你损失了什么？我知道你是坚强的女子，外柔内刚。绝对忠诚的男人是国宝级的，比如我。卓政顺带夸了下自己，抬起头笑，眼角露出细细的皱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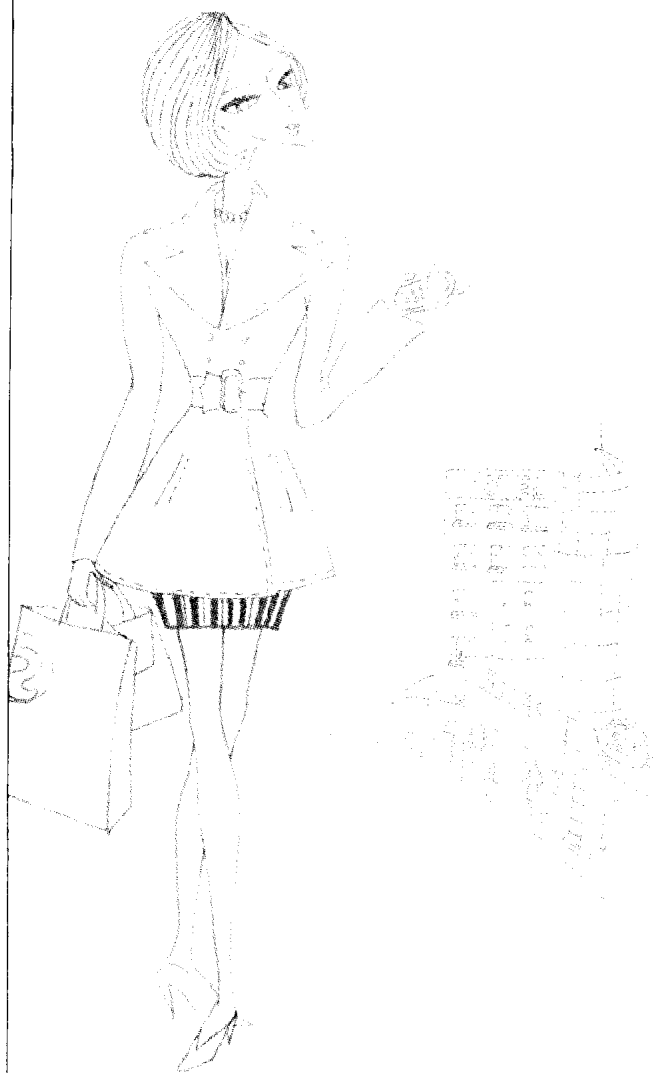
隐
忍
的
活

藕色吁了口气。好一个须眉知己，幸好不用和对面的人一起生活，否则迟早被他洞悉得体无完肤。藕色转移话题，问卓政说，你和姜小姐几时结婚？



随时都可以，说不定哪天心情好，太阳灿烂，突然一个理由打动我了。卓政微笑着，语气轻快。

原来婚姻，说到底真的不过只是一道手续而已。



永年，永年。

他侧过身，脸近在咫尺，他看着我，太近了，近得令人担心。可是又有什么要担心的，一个吻，我们交换着唇。

永年的吻有淡淡的烟草味，干净，温柔。我喜欢这样的吻，简单的，没有下文。

我们从来不是陌生人。

花

边